

■ 一晨不染 |

男儿当阳刚



娄一晨

上周,有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提出了《关于防止男性青少年女性化》的提案,建议教育部对“男性青少年女性化”的现象高度重视并采取措施。

对此,教育部的回复是:1.要加强体育老师的配备,出台《体育美育兼职教师管理办法》,全面提升兼职教师能力和素质。2.要加强学校体育制度顶层设计。3.深入开展健康教育,着力提高学生健康水平和素养,加大人才培养力度,有力支撑健康中国建设。4.加大相关问题的研究,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为抓手,大力支持加强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相关问题研究。

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样一条回复却引发了网友的激烈讨论,甚至还登上了热搜榜。

一位网友的评论意见颇具代表性:大千世界原本就该百花齐放,人的个性也是多种多样。提倡正直勇敢诚实都可以,但是所谓男的阳刚、女的阴柔就是刻板印象。女兵阳刚吗?男旦阴柔吗?

其实,在过去的几十年间,有关当代中国男孩子气质趋于“文弱”、偏向“伪娘”的争论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

早在40多年前的1978年,日本电影《追捕》在中国国内红极一时。日本著名影星高仓健在片中饰演的硬汉形象就引发了中国社会长时间的“寻找男子汉”的大讨论。

此后,从1980年代开始,以金庸、古龙、梁羽生的武侠小说为代表,“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侠客形象和侠义精神深入人心。无疑,这些作品对于构筑一代中国男青年的精神世界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

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日韩等国的动漫文化和角色形象在中国国内的大量传播,“男生女性化”和“女生中性化”等概念逐渐兴起,影响日渐扩大。

另外,长时间执行的独生子女政策又意外地造成了很多家长或无暇、或无愿、或无力来关注和正视自己的子女在性别取向和价值取向等方面所表现出的细微变化。久而久之,当家长们终于要来面对“男性青少年女性化”这一积重难返、木已成舟的社会现象时,才发现时光真的不能倒转!

值得庆幸的是,以教育部的回复来看,我们的主管部门对于这一问题的出现早有准备,从加强学校体育教育入手正可谓切中要害。

历来,体育运动对于强健青少年身心体魄、塑造青少年性格精神所能起到的正向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中国体育自1984年重返奥运舞台至今,隆重推出的一代代优秀男运动员的形象——许海峰、李宁、刘国梁、姚明、林丹——无一不是男性阳刚之气的最佳例证。

纳尔逊·曼德拉说:体育,有改变世界的力量!

■ 棋从断处生 |

假如明年今日来临



棋哥

2月4日,腊月二十三,本以为是过小年唱“二十三糖瓜粘”的日子。但周边微信朋友圈的各界人士,都在晒2022冬奥会

■ 自说自画 |

无“冠”一身轻



阿仁

●今年的中超联赛何时开打?足协的2021年各级联赛的赛程初版已经在去年年终流传于世。这个版本的赛制依旧是采用杯赛制,中超球队按蛇形排列分为A、B两组,在南北两地会战。去年的大连算是北方战区,苏州算是南方战区。今年的苏州可能要算北方战区了,广州城已经争取成了南方战区。联赛初定于3月11日鸣哨开球的话,大连此时还是冰冻三尺。到东北去踢球可谓是打冰球战,啥人吃得消?到羊城去好,温暖。

亚足联日前确定了2021赛季的亚冠联赛东亚区将于4月21日开始,也是赛会制。淘汰赛将于9月开打,决赛定在11月下旬。如此,亚冠赛程与中超赛程是要撞车了。今年参加亚冠的

■ 多多益善 |

被欠费的不仅是球员



严益唯

这几年,俱乐部因为欠薪无法通过足协注册导致球队解散已经不是新鲜事。今年一些中超俱乐部也陷入了危机。而且,雪上加霜的是,被欠费的不仅仅是中超球员,中超俱乐部同样也被欠费,而且俱乐部讨债并不比球员讨薪容易。

1月22日,天津市南开区人

倒计时一周年的各种图文海报。

这真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期盼,我想一定与巴赫主席说的“奥运圣火是隧道尽头的光亮”有关。特别是当东京奥运会仍处于不确定状态的时候,这光亮越来越可能是“北京-张家口”的八达岭隧道尽头光亮了。

总觉得世界上一定会有一个大事,让肆无忌惮且没完没了的新冠肺炎疫情戛然而止。特别是在全球疫情确诊人数已经突破一个亿的焦虑时刻,也只有中国,只有北京,只有2022冬奥会可能是全球疫情肆虐的截止点,中国的防疫措施,不服不行。

冬奥会,对中国似乎也有一种特殊的意义。中国参加的第一次奥运会就是1980年2月在美国

纽约州普莱西德湖举办的第13届冬奥会。

曾经去过无锡的“何振梁与奥林匹克陈列馆”,馆藏的一件羽绒服就有特殊的历史意义。羽绒服是普莱西德湖冬奥会国际奥委会的指定服装装备,据说只给了中国两件。一件给了中国冬奥会代表团团长李梦华,另一件给了国际奥委会中国委员何振梁。

李梦华同志是原国家体委主任,他的外孙女是我同事。我曾经问她:“回家找找你姥爷那件1980年普莱西德湖冬奥会的羽绒服……”后来她告诉我:“姥爷那件羽绒服早就捐给国家体委扶贫县——山西繁峙县老少边穷地区了,现在也不知道穿在繁峙县平型关哪个放羊老头的身上,真的

找不到了。”

后来我又问何振梁老爷子,何老说他那件羽绒服应该还在。由于衣服带有国际奥委会的“五环”标志,所以应该还在家里。此后找机会去何老家翻箱倒柜,真的巧了,这件带五环的1980年普莱西德湖冬奥会羽绒服,居然就穿在何老儿子何阳的身上。

哇塞,赶紧脱下来,这可是一件奥林匹克文物。自此之后,无锡“何振梁与奥林匹克陈列馆”的讲解员介绍中国冬奥会历史时,都会讲起这件羽绒服的故事。

假如明年今日来临,不仅是北京冬奥会在鸟巢盛典开幕,熊熊燃烧冬奥会圣火将带给世界人民最大的欢乐。

期待2022,期待北京冬奥会。

■ 老骥伏枥 |

转会季节



姬宇阳

转会季,今年重磅转会并不多。但是有两个上赛季在曼联踢球的球员的离开,却可以聊一聊。

林加德这么多年来,已经很多次被曼联租借去别的球队了,这个冬天,他又被曼联租借到了西汉姆联队。

在西汉姆队的首秀,林加德左路一个右路一个,其中左脚一个右脚一个。自己完成梅开二度,也帮助球队获得胜利。他这一场比赛的进球,就已经超过了自己上赛季整个赛季的总进球数。

另外,申花外援伊哈洛也结束了在曼联的租借生涯。他已经抵达沙特接受体检,等到体检结果出来,双方俱乐部就将官宣这笔转会。曼联在前不久结束了对伊哈洛的租借,但无论是申花也好,伊哈洛本人也好,双方再续前缘的愿望都不是很大。

沙特利雅德青年人俱乐部为伊哈洛最后一年合同,向申花方面支付一笔250万欧元的转会费,同时申花也得以不用再承担伊哈洛最后一年税后700多万欧元的年薪。

林加德通过这次租借,至少能赢得更多的比赛机会。说到伊哈洛我们也得承认,如果不是因为他租借去了曼联镀金,沙特人是否会为他最后一年合同出这么多转会费,以及是否会给他开出600万欧元的年薪或许也要打个问号。

咱们说回到球员转会,球员转会固然为了更好的待遇,更多的冠军,但是球员转会,最主要的诉求应该还是跟足球有关,踢不上比赛的,要通过转会踢更多的比赛。职业生涯没拿到冠军的,要通过转会去更强的球队来争夺冠军。或者在某个教练手下的战术里踢得不舒服的,要去另外一个教练手下,感受更让他舒服的战术。

转会和钱息息相关,但转会,也并不完全是钱的事情。



四支中超球队苏宁、鲁能、恒大与国安同时要出征亚冠与出战中超,主力阵容难以兵分两路。初步估算这中超四强至少会有五轮国内联赛受到牵制与影响。“熊掌与鱼不可兼得”。难办了。

●去年的中超四强出战亚冠,是在亚冠与足协杯赛程冲突中做出了取舍。“舍鱼而取熊掌者也”。放弃了足协杯,只以二线球队去练练脚头。结果是熊掌也没有闻到香味,而足协杯这条大鱼却也被山东鲁能捡了漏。中超球队至今还不具备同时冲击多线作战的实力,更何况当下的赛制都是赛会制,进了一个赛区后就退不出来了。相应的隔离政策严肃严格,不是儿戏。亚冠与中超要撞车,能避让的只有是中超了。中超赛场的再版会更改比赛到亚冠小组赛结束之后吗?值得观望。

●上海的两支球队申花与上港今年都不用去出征亚冠,因此也不必为熊掌与鱼不可兼得的难题犯愁。无亚冠一身轻,可比为无“冠”一身轻了。沪上双雄都可以注意力集中来取得战联赛、夺杯赛的好成绩了。

泼脏水于上港,这简直已是一些水军的常态了。这不亚冠与中超赛程相冲,立马有人出来嚷嚷:“上港无疑会因此获利。”“若能利用中超Big4分心亚冠的机会……上港新赛季夺冠的机会无疑会非常大。甚至可以说他们不夺冠都有点对不起足协。”交通规则懂一点吗?中超赛程公布在先,亚冠赛程公布在后。如有碰撞、追尾事故,也是后车的全责。看来吐槽者还没有考出驾照。一定的。哈哈哈哈哈。

2019赛季的门票尾款被欠着。

中国职业足球如果只有可观的投入,却没有可观的比赛门票收入,没有球迷真金白银的支持,看似火爆的球市,不过只是海市蜃楼罢了。

此次法院公布对体窗的强制执行令,正好是中国足协要求俱乐部上交“工资表”大限日的前一周。但是,体窗去年已经悄然更换了法人,现法人被限制高消费,说明体窗目前没有筹集足够资金让法院执行。体窗不是第一次与中超俱乐部出现合同纠纷,但还从来没有像这次这么坚决地离开其深耕的俱乐部票务市场。

俱乐部启用中性名,意味着未来中超需要更多元的股权投资和商业赞助。但动辄投资十几个亿的俱乐部讨一点微薄的门票收入都这么难,中超俱乐部是时候要考虑一个现实的问题了:俱乐部的价值到底该如何体现?

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公布了一则公告,将体育之窗文化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体窗)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其法人代表被限制高消费。事情的起因是,体窗公司欠了天津津门虎前身天津泰达足球俱乐部2018年和2019年两个赛季的票务权益金1100多万元,去年6月双方对簿公堂,结果体窗公司败诉,但是却一直没有按照判决归还俱乐部债务。

这个合同纠纷中,我们可以看到天津泰达俱乐部经营环境之恶劣。

如此寒酸的经营状况,并非只天津泰达一家。比如,经常征战亚冠联赛的山东鲁能,2019赛季进入了足协杯决赛,位列中超第五名,还杀进了亚冠东亚区的四强,但是这些不俗的战绩,也只能为俱乐部带来区区2000万元的票房收入。即便如此,鲁能俱乐部直到去年股权变更时,还有一笔